

## 論文摘要

本論文由緒論、三個主要章節、結語和書目構成。**緒論**介紹論文的研究目的，研究動機及成果，並說明所使用的分析理論與介紹實際分析的文本內容以及論文架構。

主要章節「彼列文後現代短篇小說之創作」由三個部分構成：

- 一、 俄國評論家對彼列文後現代短篇小說之認知與批評
- 二、 彼列文三篇短篇小說《透明世界》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  
《隱士與六指》之結構和語意特性
- 三、 短篇小說《妮卡》之諷刺（雙重敘述模式）創作手法

### 第一章

第一章敘述後現代主義之主要特徵，俄國後現代主義特性，以及彼列文受歡迎的因素。本章同時闡述彼列文小說的複合主題以及文藝現實。

第一章包含下列章節：

#### 一、 俄國評論家對彼列文後現代短篇小說之認知與批評

##### 1.1 後現代概念與現代主義的對比差異

- 1.1.1 後現代主義主要哲學理論
- 1.1.2 後現代善感
- 1.1.3 對知識論之不信任
- 1.1.4 雙重符碼
- 1.1.5 文本互涉性
- 1.1.6 集體無意識
- 1.1.7 諷刺-後現代文學普遍的表達手法
- 1.1.8 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對比差異
- 1.1.9 俄國後現代主義

## 1.2 彼列文短篇小說之複合主題

### 1.2.1 社會寫實意識主題

### 1.2.2 解放意識主題

### 1.2.3 破除精神傳統文化/ 物質現代文化之二分法

## 1.3 彼列文短篇小說之文藝現實

### 1.3.1 當下現實之無解

### 1.3.2 短篇小說的資訊世界-不可靠的資訊來源

### 1.3.3 (上述)現象之對比結合

## 1.4 彼列文的主角

### 1.4.1 變異

現今無法用舊的方法分析當代文學，因為當代文學反應出新的意識-「後現代意識」。因此首先於第一章務必探討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特性。知名後現代哲學家 and 理論家提出下列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特質：里歐塔(Ж.-Ф. Лиотар; J.F. Lyotard)對「大敘述」(метарассказ)的不信任與質疑；傅柯(М. Фуко; M. Foucault)「主體已死」(смерть субъекта)的概念；巴特(Р. Барт; R. Barthes)「作者已死」(смерть автора)的觀念；德希達(Ж. Деррида; J. Derrida)所提出之「去中心化世界」(децентрированный мир)以及「破除能指 / 所指二分法」(снятие бинарной оппозиции означающего/означаемое)；德勒茲和格瓦達里(Ж.Делез и Ф.Гваттари; J. Deleuze et F. Guattari)之「根莖」(ризома)和「精神分裂分析」(шизоанализ)思想；波德里亞爾(Ж. Бодрийяр; J. Baudrillard)所提出「幻象」(симулякр)的觀念。為了釐清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本質，務必列舉以下後現代主義在文學上的主要特性：後現代善感(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)、雙重符碼(Двойной код)、對知識論的不信任(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ческая неуверенность)、文本互涉性(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)、集體無意識(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е)以及諷刺(Ирония) - 後現代文學裡普遍

的表達手法。

後現代主義可視為現代主義的延續或現代主義的「超越」。另一種見解則認為後現代主義為一種以新代舊的文藝過渡時期美學。後現代主義的特徵可概括如下：力求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結合，對所有意識形態的懷疑，關注邊緣的社會團體及文化活動（「文化去中心化」-децентрация культуры）以及與理想、和諧世界的鬥爭（意即「世界即混亂」）。

俄國後現代主義受下列因素影響，有其迥異的特質：(1) 俄國歷史發展由社會主義過渡到民主政體的獨特性，(2) 俄國人特有之「極權」的思維，(3) 俄國文學中重視「精神」之傳統。俄國後現代主義雖接受大部分西方所固有的後現代主義特質，卻必須指出下列幾點差異：(1) 俄國文化傳統對「精神」之重視轉移至對「肉欲」(телесность)的重視，(2) 諷刺之重新詮釋，(3) 由「與混亂對話」轉變成「與自由、暴力、混亂之內在對話」。此外，俄國哲學家也指出下列俄國後現代主義特徵：社會價值、意識形態本質上的危機，先前神話與意識形態的膨脹導致真實的消逝，蘇聯烏托邦的瓦解所帶來的「歷史終結」。

彼列文的主題多樣，不僅描述現代性，也涉及社會寫實意識、解放意識。彼列文在其文本的主題中表現出現代精神：他反映存在於現代社會中的多重「真實」的樣貌（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）。彼列文論述社會哲學概念，並依此評價當代西方社會，以及由蘇聯政體轉變到新世代民主政體的俄國。

彼列文的語言不受限於冗長的獨白、描述，以及通俗的陳腔濫調。彼列文試著以精確的語言描繪當今世界，他甚至認為「‘新俄羅斯人’的行話是唯一能表達現代性的‘神聖’語言」（《透明世界》，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，《隱士與六指》，《妮卡》）。

彼列文主角的自我意識常處於「糟糕」的現實情境：四周都是混亂與動盪，充斥著沉睡的「死靈魂」。彼列文的主角明顯地表現出「雙重存在」

的特質：他在文本中一再重複「自我主體之不對等關係」的議題。彼列文小說中的「真實」即是以新的自我世界替換已被摧毀的世界。對彼列文而言，語言是唯一的真實，儘管此刻語言是虛幻的。

## 第二章

第二章對三篇短篇小說採用「比較對比分析」，指出俄國文化於後現代文本互涉性中的特性，以及俄國大眾媒體和通俗語言之影響，並根據三篇短篇小說主題的不同，儘可能全面地分析與描述彼列文小說的特性。

第二章包含下列章節：

### 二、 彼列文三篇短篇小說《透明世界》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

#### 《隱士與六指》裡的結構及語意特性

##### 2.1 彼列文短篇小說之結構特性

###### 2.1.1 以大眾文化建構及傳達玄秘情節

###### 2.1.1.1 現代性及現代社會主題

###### 2.1.1.2 對道德問題之輕蔑

###### 2.1.1.3 使用大量粗語

###### 2.1.2 結合無法連結的語境、文本

###### 2.1.2.1 雙關語風格

###### 2.1.2.2 積極使用他人文本片段來建構自己文本

##### 2.2 彼列文短篇小說之語意特性

###### 2.2.1 哲學思維問題

###### 2.2.1.1 無法預知的情節、象徵意義的獨特性

###### 2.2.1.2 嘗試解脫極權現實的壓迫，蘇聯與後蘇聯世界的鬥爭

###### 2.2.1.3 虛幻世界、真的本質，「真實」-與讀者的遊戲

在選擇的三篇短篇小說中充塞玄秘的情節，秘密的象徵意義，粗語的使用（《透明世界》中的「妓女」和「鬼東西」，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中的「老母狗」、「混蛋」，《隱士與六指》中的「廢物」），雙關

語(《透明世界》中的‘все равно’(無所謂):諷刺列寧在無法發出的‘р’音的情況下竟發成‘все гавно’(狗屎),以及滑稽的詞組「波密蘇元帥」‘маршал Пот Мир Суп’影射柬埔寨的獨裁者‘Пол Пот’;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中之俄國文學概念「怎麼辦」的「去神話化」;《隱士與六指》中「神」的多重意象:此處的「神」指屠夫、醜陋的人類;「大審判」原指基督教義中「人死後必受審判」的概念,而此處指雞雞的大限日),無法連結之語境、文本的結合(《透明世界》中結合「大眾」與「菁英」特質:結合布洛克(А. Блок)的詩與列寧易服喬裝侵入斯莫爾尼街(Смольный)的通俗情節;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中低俗與高雅的荒誕結合:女主角為地下室廁所的清潔工,卻擁有重構世界的烏托邦夢想;《隱士與六指》中生活在養雞場的雞雞夢想飛出「世界之牆」;《妮卡》中結合當下的現實與沉溺於過去的現實:引喻布寧(И. А. Бунин)的短篇小說《輕盈的呼吸》描寫當下現實,以及引用法西斯和史達林時期之社會符碼與特色)。

《透明世界》描述俄國革命,舊世界歷史性的最後一夜。象徵意義有「夜晚」、「風」(布洛克的象徵意義)、被醜化的人物「列寧」、吸食古柯鹼而進入迷幻夢鄉的人物(迷幻物-文藝論述之媒介)。短篇小說中主角唸布洛克的詩《我憂傷的手握著拐杖...》(Я жалобной рукой сжимаю свой костыль...),文本中引喻布洛克長詩《十二》(Двенадцать)與詩歌《夜晚,街道,燈,藥局...》(Ночь, улица, фонарь, аптека...)的情境,直接表現出「去象徵化」的諷刺模式,意即這些文本成為逐字逐行譯出的譯文。理想俄羅斯的景象被可怕的夢境取代:以虛幻的模糊氣團形象呈現的惡魔粉碎了「透明世界」。

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借助象徵意義「洪水」(引喻聖經中「啟示錄」的概念)、「骯髒」(引喻聖經中毀滅全世界的洪水;影射真實被骯髒所隱沒);「廁所」(象徵地下生活)、「克里姆林宮紅星」(蘇聯政體

的象徵)沉沒於骯髒的洪流之中。小說中也使用文本互涉引喻方法:彼列文藉維根斯坦(Л.Витгенштейн; L.Wittgenstein)「寫實主義」的引言,影射並預警濫用「唯我論」將終身被監禁於「社會寫實主義」中。短篇小說同時影射車爾尼雪夫斯基(Н.Г.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)的長篇小說《怎麼辦》(短篇小說中的「唯我論」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「唯理自私論」)與杜斯妥也夫斯基(Ф.М. Достоевский)的長篇小說《罪與罰》(基督教透過懺悔和對神的信仰拯救殺人犯的心靈,與維拉之「不虔信」形成強烈對比)中的概念。這些引喻以諷刺模式和荒謬形式顯示現代世界有如一個「否定任何理論」的混亂世界。「骯髒理論」以洪水作為象徵意義,解構神話意象並再現真實:洪水淹沒整個莫斯科城,所有城市表面的東西混合骯髒成為黑色的沉澱物與垃圾。垃圾之諷刺模擬元素-「克里米亞紅星」將社會主義之預言「去神聖化」。

《隱士與六指》描寫兩隻雛雞對哲學問題的討論。小說裡作者使用象徵意義「翅膀」(藉由此「自由」的象徵意義指涉掙脫「人」的控制)、「飛行理論」(夢想飛越「世界之牆」的雛雞渴望擺脫極權的壓迫)、「黃霧」(「空」的概念)、「大老鼠」(夜行性動物)、「神」(以諷刺模式影射決定他者命運的「人類」)建構玄妙的情節。小說裡幻想的世界引用喬治·歐威爾(Джордж Оруэлл; George Orwell)小說《動物農莊》(Ферма животных; Animal Farm)的概念,表現出「反社會主義烏托邦」的思想。此外,小說也表現「去意識形態化」的概念:「決定階段」(社會主義分成五年計畫之「大躍進階段」)、「世界之牆」(圍牆內有如「鐵幕」之封閉世界)、每七十年一次的「日蝕」(引喻在七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下,蘇聯人民宛如生活在黑暗中)、「一號公會」(指雞被「神」屠殺之處,意即雞舍屠宰場)的政治諷刺影射,以及藉由諷刺養雞場與現代建構世界理論的關係,展現「反社會主義」、「反極權專制」熱潮。

### 第三章

第三章進一步分析先前章節所提及彼列文後現代風格之結構相關性。透過《妮卡》此單一完整的作品更能完全且深入地探究彼列文後現代「深富表達力的手法」和理論與實際之相互作用與相互關係。

第三章包含下列章節：

### 三、短篇小說《妮卡》之諷刺(雙重敘述模式)創作手法

#### 3.1 短篇小說《妮卡》《輕盈的呼吸》裡之諷刺創作手法

#### 3.2 文本互涉引用

##### 3.2.1 文本互涉詮釋手法

##### 3.2.2 《妮卡》與《輕盈的呼吸》之對比手法

###### 3.2.2.1 主題對比法

###### 3.2.2.2 情節對比法

#### 3.3 後現代善感和述說者

##### 3.3.1 哲學思維問題

##### 3.3.2 悖論

##### 3.3.3 直覺

#### 3.4 主角現實世界之死

##### 3.4.1 「欺瞞」效果

##### 3.4.2 愛情的虛幻

「諷刺」為彼列文所有作品的主要風格；藉由「諷刺」，作者展現其對當下現實問題的態度。他觀察到週遭世界各種荒謬與無意義的現象，並在自己文本中將離奇、怪誕手法發揮到極致。短篇小說《妮卡》具複雜的意涵，充塞「文本外」的訊息，並喚起俄國讀者許多聯想。《妮卡》的情節建構於布寧的短篇小說《輕盈的呼吸》。以兩篇短篇小說作對比分析的同時，可察覺到《妮卡》此短篇小說裡的「雙重敘述模式」：有別於《輕盈的呼吸》中嚴謹的態度，《妮卡》內文中表現出「諷刺」的態度和「與讀者的遊戲」，同時也充塞文本互涉引喻(引用《輕盈的呼吸》)與對比法：主

題對比(兩者主題皆是描述能輕鬆地看待生活之特別女性類型，像「輕盈的呼吸」一樣)、女主角性格的對比(兩者皆粗俗與善變)、女主角外表的對比(兩者皆年輕且長得小巧玲瓏)、時間對比(故事皆發生於春天)、以及情節對比(女主角之死；在獨處中尋求解放)、在短篇小說結構中使用「回溯法」(時間順序的倒置)；同時，作者在小說中經常使用「暗示技巧」建構「雙重世界」。主角-述說者很大程度上散發出「後現代善感」的氣質：他靠直覺感知週遭世界，並試著了解他與「愛人」的關係；喜歡作異於常理的觀察(女主角因「誤會」生於飢餓的北方國度；天生的小巧細緻與年輕使妮卡散發出「虛幻的靈性」)；能夠細膩地感受愛情的細節，常於獨處時思索哲學與生活的問題。另外，在《妮卡》文本中充涉大量的諷刺創作手法：對「愛情之虛幻」的諷刺(男女主角之間不搭調、不協調的關係，愛情如遊戲，和男主角的「逃避主義」)、對極權壓迫的諷刺(令人與納粹法西斯聯想的「勝利萬歲」(Sieg Heil)，以及揮之不去之史達林主義的威脅)、對冷漠社會的諷刺(男孩的挑釁與週遭行人的無情)。在《妮卡》這篇短篇小說從頭到尾充塞「遊戲」的意識：與男主角的遊戲(女主角對男主角的態度如同在愛情中遊戲)，與讀者的遊戲(小說結尾的「欺瞞」效果－直到小說最後，作者才透露女主角原來是隻小母貓)。小說充斥著「虛幻」的真實：男主角將所有自己臆想的情節皆視為真實。他沉溺於自我幻想世界，甚至到最後都不願停止幻想，回到現實的世界。

**結語**闡述具體的研究目的，並綜合與總結論文的理論基礎與實際分析，同時指出研究過程以及文本闡釋後的新發現。

彼列文的小說《透明世界》、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、《隱士與六指》、《妮卡》裡，不僅主角不同(《透明世界》的主角：兩位士官及影射性人物-列寧；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的主角：女清潔工維拉與其同事瑪妮莎；《隱士與六指》的主角：兩隻會作哲學思考的雛雞；《妮卡》的主角：男主角述說者與女主角小母貓)、主題(《透明世界》的主題



透過「去神話化」以及「去隱喻化」的形式詮釋舊世界的終結；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的主題為終結烏托邦的荒謬與重建現實世界；《隱士與六指》的主題為擺脫幻想式烏托邦的極權統治；《妮卡》的主題為文本互涉遊戲形式之愛情的虛幻）、時間背景也不一（《透明世界》的時間背景為革命前的混亂情況；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的時間背景為後蘇聯時期；《隱士與六指》的時間背景為模糊的「新神話時期」；《妮卡》的時間背景則為現今）。四篇短篇小說在基本的後現代特質上表現出特定的相似點：(1)諷刺手法，(2)「真實」的問題，(3)文本互涉手法，(4)對知識論的不信任，(5)去意識形態化，(6)哲學思維方法。

(1) 諷刺手法：

在彼列文的小說中常表現對威權、政體、荒謬現象強烈的諷刺。《透明世界》中列寧為被扭曲醜化的形象：他喬裝成老人、婦女以及傷殘者侵入斯尼莫爾街，極盡所能地想奪權和破壞社會既有秩序；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裡「夢」與「唯我論」為虛幻與荒誕的意象，而骯髒的「洪水」指涉重新建構世界的意涵；《隱士與六指》中人（藉高不可攀之「神」的意象來諷刺粗俗鄙劣的人）為醜陋且高傲、貪婪、殘忍的動物；《妮卡》中男主角述說者以諷刺的態度，冷眼看待周遭世界。男主角的孤援無助、對小貓的「忠誠」與無望的愛，辛辣地諷刺現代人生活的荒誕。

(2) 「真實」的問題：

「真實」的問題是所有彼列文小說極為觀注的焦點。「真實」在作者眼中並非主角所看到的真實，而只是他們意識中的概念。《透明世界》中布洛克的詩、尼古拉的夢、吸食古柯鹼的主角、三次易裝而令人無法辨認的「列寧」說明小說中所有發生的事皆成為「可疑的事實」；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中的「夢」則描述「荒誕現實」的玄妙與詭異；《隱士與六指》中顯示「六指」對世界概念瞭解的不足。「隱士」為「六指」揭開對外面世界的認識後，「六指」才意識到所有在「世界之牆」裡的一

切原來都是封閉、虛幻的。《妮卡》中的男主角述說者生活在自我封閉的虛幻之中，甚至到最後一刻他也不願擺脫自瞞的虛幻世界。彼列文對待真實如同古今藝術家對待真實的態度一樣，將真實「神話化」，並進一步解構眾所皆知的神話與神話理論。

### (3) 文本互涉手法:

彼列文小說中常見文本互涉方法。布洛克的詩與長詩《十二》之文本片段意義對比與描述情景為《透明世界》之中心結構。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的開頭便以維根斯坦的話語片段做開始，在小說末段則引文自車爾尼雪夫斯基長篇小說《怎麼辦》的主題「怎麼辦」。《妮卡》以布寧短篇小說《輕盈的呼吸》之結語作為其文本的開端。「文本互涉」充分表現彼列文文本中的智慧，也是作家小說首要的後現代創作手法。

### (4) 對知識的不信任:

彼列文身為後現代主義作者在其作品中表現許多對既存價值的懷疑。《透明世界》質疑共產革命在歷史上的必要性。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懷疑建構於「唯我論」基礎上的重建世界理論。《隱士與六指》表現出兩隻雛雞對充斥著威權、極權的封閉世界的不信任。《妮卡》則表現男主角述說者對「真愛」的質疑。

### (5) 去意識形態化:

本論文所選四篇短篇小說都表現出力圖擺脫極權壓迫的現實。《透明世界》敘述兩位士官夢想重建國家，以及其對彼得堡與「透明世界」的忠誠。列寧「偉大」的形象被極盡地醜化，而其侵入斯莫爾尼街的糞態更有如荒唐的趣聞。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再次提到俄國的歷史問題「怎麼辦」：女清潔工維拉終究意識到自己的夢有別於長篇小說《怎麼辦》中烏托邦式的遠景美夢(第四個夢)，原來是個可怕的惡夢。四處的骯髒與「馬亞可夫斯基的巴黎」意象皆反映出「反共產」思想。《隱士與六指》中的雛雞渴望自由，並力求擺脫極權世界，著手鍛鍊翅膀以期盼「飛

行理論」的實現。最後，《妮卡》中納粹法西斯「Sieg Heil 起重機」的意象與揮之不去的史達林主義的威脅強烈地傳達「反極權」的思想。如此對極權主義的批判精神即是俄國後現代的本質。

#### (6) 哲學思維方法:

哲學思維方法亦是彼列文小說的主要特徵之一。他的小說總是表現出主角對生活的獨特態度。《透明世界》中討論並剖析「超人」的問題，並確信「超人」並非尼采(Ф. Ницше; F. Nietzsche)所想與界定的那樣，就連造物者本身亦無法知道「超人」的本質；人不可能簡單地分為「陰」與「陽」的典型，且應瞭解一般人也可能成為「超人」。《維拉·芭芙洛夫娜的第九個夢》討論「唯我論」的問題：維拉認為尋求生命意義本身即是唯一的生命意義。「生命秘密」的知識有別於對生命意義的理解，會涉及到「存在」的問題；倘若掌握了此秘密，任何問題將不會再有意義。《隱士與六指》描述生活中「和諧」與「一致」的世界觀：那些靠近飼料架與餵水器越近的雛雞越幸福，主要在於牠們總是記得到牠們想去的地方；而那些終其一生等待前方有細縫可插隊的雛雞也很幸福，因為他們的生活總是有所寄望。

《妮卡》描述對生活意義的思考：那些過時、如同廢物的生活價值依然強烈地駕馭、掌控著我們。彼列文是個哲學家作家，他的主角既富哲學思維也深富觀察力。生活對他們而言是追尋和確立哲學理論的方式，重新闡釋著名的拉丁諺語“Dum spiro spero”，我們可以說－「彼列文的主角只要活著就會思考」。